

# 嘉陵江畔憶絃歌

## 戰時中大點滴

### ●周之南

#### 學府聚匯三壩著名

抗戰時期，後方教育界人士沒有不知三壩之名的。這三壩便是重慶的沙坪壩，成都的華西壩和城固（在陝西南部）的古路壩，三壩的著名，原因乃在各有聲譽卓著的高等學府。在沙坪壩的便是中央大學、重慶大學和中央工業專科學校，華西壩則有華西大學、金陵大學、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和中央大學的醫學院，在古路壩的則為西北工學院。在這些高等學府中，中央大學具有先天和後天的優越條件，他校望塵莫及。先天條件是指中大由南京西遷重慶，所有的圖書儀器都由水路內運，毫無損失，連農學院做種的外國牲畜也由南京出發，走過安徽、河南和湖北入川，歷時年餘，安抵重慶。後天條件是指中大是在重慶，戰時首都都是人材薈萃之地，無論延聘教授或是敦請名流學者蒞校講演都處於絕對優勢。後方學子投考大學，每年都

有三分之二的考生以中央大學為第一志願。六十年之後的今天，回想當年嘉陵江畔的學生生活，不勝眷戀之情，頗似白頭宮女，細說開元天寶遺事。

#### 西遷羅家倫有遠見

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未久，南京中大便遭受三次日機轟炸，遷校之議即起。遷往何地，議論紛紛，有人主張遷往安徽九華山，有人主張遷往武昌珞珈山，也有人主張遷往湖北的宜昌。羅家倫校長獨排眾議，主張遷往重慶，他的理由有三：第一，遷校必須一勞永逸，不可一遷再遷，浪費人力物力；第二，遷校必須經由水路，方便而且經濟；第三，遷往之地必須有利防空。山環水繞，雲擁霧抱的重慶具有天然屏障。他的主張得到蔣委員長的批准，立刻付諸實施。

中大因為冀東事變發生，早有應變準備，在一年以前便已打造許多大型木箱，一年以後派上用場，裝上圖書儀器溯江而上，運

抵重慶，美中不足的僅是具有歷史價值而且迄今挺拔青翠的六朝松不能移植，只好留置不動。

沙坪壩新校舍的興建，在一千七百工人日夜趕工之下，短短四十二天便告完成。九月開始遷校，十一月便在沙坪壩恢復上課，速度之快，效率之高，令人讚歎。

兩年一年之後，中大學生激增，沙坪壩校舍不敷容納，又因地形所限，不能擴建，便在嘉陵江上游，距沙坪壩二十多里的柏溪設立分校，專收一年級新生，實行軍事管理，一年之後遷入沙坪壩的校本部。

沙坪壩在重慶市外，是丘陵起伏中的一片小小平原。東瀕嘉陵江，西望歌樂山，原有重慶大學和南渝中學（後來更名為南開中學）抗戰期中，中大和中央專來此，成為文化中心。原本荒僻冷落，後來漸漸興旺起來。

沙坪壩的松林坡是中大所在地，一進校門，一條大路沿坡傾斜而上，兩側松林蒼鬱

鬱鬱，風過處枝葉搖動，林間的灰色教室屋頂若隱若現，圖書館高踞頂點，抬頭仰望，若與天齊。氣象不凡，使人懾服。

由圖書館下望，整個校區，盡入眼底。房舍都是泥巴竹片搭成，可避烈日風雨，談不到舒適耐用。如與緊鄰的重慶大學相比，不免寒儉。重大的宮殿式校舍，雕樑畫棟，美輪美奐，沒有引起中大學生的羨慕之情。

沙坪壩雖是小鎮，還有大街一條，商店數十，不是書店便是飯館，對學生的精神食糧和物質食糧的供給不虞匱乏。柏溪卻是川東典型的山村，別具野趣。由江邊拾級而上，便見兩山夾峙，山澗傾瀉而下。蒼松翠柏，聳立路旁。枝頭鳥雀啾啾，山澗流水琮琤。仰首上望，僅見一線天光，不知走到盡頭將是什麼境界。

爬過數百級石階，來到山頂，視野突然開闊，操場居中，幢幢灰色的房舍，疏落有致地排在四周的山坡上，耳邊聽到笑語聲和打球聲，響成一片。這片景象，似乎見過，但在何時何地？不能解答。數月以後，纔想起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有云：「山有小口，彷彿若有光，使捨船從口入，初極狹，才通人，復行數十步，豁然開朗，土地平曠，屋舍儼然。」這段描述早在腦海留下景象，所以初見柏溪，使人誤以來到今世桃源。

## 校長三易各具風格

中大校史上，任期最長而且建樹最多的

校長便是羅家倫先生，以言任期，從一九二八年定名為中央大學算起，以至一九四九年撤離大陸為止，共為二十一年，羅校長一人便做了十年，他離職後繼任校長的顧孟餘做了兩年，其後由蔣委員長兼任校長，教育長朱經農代行，為期更短，不過一年。以言建樹，羅校長於一九三二年到任後，致力於延聘優良師資，充實圖書儀器，提高學術水準等方面都有極大績效，中大從此成長茁壯，成為國內發展最快的學府。最令人稱道的便是抗戰初起，他力排眾議，主張把中大遷往重慶沙坪壩，高瞻遠矚的眼光，令人讚佩。在遷校期中，原有的圖書儀器，全部安然運到後方，我們學生受惠最多。舉例來說，那時生物學和政治學都是大班，選習的人多，做生物實驗的時候，班上各人都擁有一架顯微鏡，政治學指定的必讀參考書是英國學者拉斯基所著「政治科學與政府」，圖書館架上便有多本，學生沒有向隅之憾。這一現象是在其他大學看不到的。

羅校長對大學的講演，堪稱一絕，他不疾不徐，娓娓道來，引人入勝，如把一字一句照錄下來，不必增刪，便是一篇絕妙文章。他所出版的「新人生觀」一書中，便有多篇是當時的講演，可作證明。雖然他的聲音稍帶沙啞，不足為病，反而別具風格。

我們學生都在二十上下，正值顧影自憐的年代，於是對別人的儀容也很重視，羅校長的相貌便成為大家評論的資料，背後都以

羅大鼻子稱之，實際上沒有惡意，也無不敬之心。新生入校不久便會聽到流傳的打油詩：「鼻子人人有，唯君大得兇，沙坪打噴嚏，磐溪雨濛濛！」（磐溪係地名，與沙坪壩隔嘉陵江相望）。還有一次，他在講演的時候，提到藝術系學生畫人像的要點便是要抓住人的特點，我們學生一聽此，不約而同地發出會心的微笑，心想如果我們要替校長畫像，一定非常傳神。

## 挽留風波蔣公兼任

這位大家愛戴的羅校長，在一九四一年因為種種原因辭職了。繼任校長的是顧孟餘先生，消息一出，出人意料。他在抗戰以前做過鐵道部長，抗戰以後，他和教育界比較疏遠。在政治舞台上，大家都知道他親近汪精衛，但是沒有跟汪跑去南京參加偽政府，因此得到當局的青睞，發表他擔任地位崇高的大學校長一職，以示酬庸。其中不無蛛絲馬跡可尋。

他到任不久，在球場召集學生講話，希望中大成為全國「最高的學府，最大的大學」，並以柏林大學為圭臬，要言不繁，平實中肯，講話時間甚短，口才難與羅前校長相比。此後他就很少在公共場合露面。每天乘小汽車由歌樂山來校辦公，從上午九時到下午一時是其辦公時間，下午回到歌樂山便不再來校。他接觸的人限於教務、訓導、總務三長和各院院長，一般教授要想晉見，也非

易事。他在宦海浮沉多年，行事作風，自然和出身教育文化界的羅前校長，大不相同。他在任不過短短兩年，一九四三年四月辭職，繼任人選，傳說紛紜，時任復旦大學校長的吳南軒，呼聲最高，可是中大學生的反應不佳，爲了抗拒新人便以擁護舊人爲由，全校學生從沙坪壩步行十餘里，到歌樂山顧孟餘校長的寓所請他打銷辭意。到時他不在家中，也許聞風走避，在學生方面來說，無論見到或是見不到，無關重要，學生意願已向當局充分表達，目的便算達到了。

學生的這一行動，使得教育當局在考慮繼任人選上不能不慎重行事。最後宣布由蔣委員長兼任中大校長，時任湖南教育廳長的朱經農來校擔任教育長。當時蔣委員長的威望，如日中天，眾望所歸，因他兼任校長，大家無話可說，而且大家引以爲榮。歷史系的沈剛伯教授曾對學生說：「以後你們便是天子門生了！」道出大家的心情。

蔣委員長日理萬機，不能時常到校，實際校務便由教育長朱經農負責。蔣兼校長偶爾來校巡視，不少學生遠遠地尾隨其後，他到學生飯廳視察，罄飯一碗。我們學生平常總要把飯中的米蟲和稗子挑揀出來，才把飯送進口中，他下挑揀，一口吞下，使我們圍觀的學生咋舌不已。像大家這樣亦步亦趨，緊釘不捨的方式，雖然沒有受到他的制止，可是次數一多，他便忍耐不住了，終於在一次召集全校師生講話的時候說了一句重話

：「教職員不像教職員，學生子不像學生子！此言一出，大家驚駭。但是想到他做過許多軍事學校的校長，紀律秩序，超過一切，對於一般大學的自由散漫，當然看不順眼。想到這一點，大家的自尊心似乎沒有受到太大的傷害。」

由一國領袖兼任校長，終非長久之計，不到一年便由教育部政務次長顧毓琇出任校長，其時我已畢業離校了。

### 見機而作入土爲安

霧重慶，名不虛傳，一入冬季，從清晨開始，濃密的灰霧籠罩一切，午後漸漸消失，霧幕成爲天然屏障，防止日本飛機前來轟炸。冬去春來，霧幕跟著季節的轉換愈來愈薄，一到初夏，終於不見。日本飛機成群結隊從湖北飛到重慶施虐，逃避空襲便成爲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活動。中大雖在市郊，又是教育機構，不該成爲轟炸的目標，可是日機沒有理性的盲目轟炸，對象無所不包，無人倖免。在太陽高照，晴空萬里的上午，中大學生心中便在嘀咕：「今天恐怕要掛球了！」

所說掛球便是高處旗桿上懸起紅球，輔以汽笛長鳴，表示日機即將來襲，一是目見，一是耳聞，大家不會錯過。空襲警報常在上午十一時前後發出，有課的立刻下課，無課的從圖書館和宿舍出來，紛紛走去後山防空洞躲避。

防空洞雖然能夠保障安全，可是大家非

到不得已的時候不願進去，入洞愈深，寒冷愈甚，也愈感呼吸不暢，大家寧可在洞外看書、聊天，或打橋牌。就是遠方傳來沉重的飛機聲，還是有人不願進洞，一定要看見天空機群的黑點才走進洞去。有人集句以紀其事：「見機而作，入土爲安。」

空襲警報發出到警報解除，這段時間可短可長，無人可以預知。如遇「疲勞轟炸」，一批飛機去了又來一批，大家便要在防空洞內外消磨三、四小時，錯過午飯，便是大事。因爲早餐都是稀飯，米少水多，充饑一時，難耐長久，一過十二點，大家腹中空虛，饑餓難忍，然而想到雖在警報期間，廚房人員照常工作，準時把飯菜送到飯廳，不稍延誤。有人理直氣壯地說：「寧可被飛機炸死，不願做個餓死鬼！」說罷直奔飯廳而去，大有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」的氣概。過不了多久，他飽餐返來，睥睨眾人，面有得色。

然而行險僥倖，不足取法。日機瘋狂轟炸，中大也是目標。一九四〇年夏天，沙坪壩本部被炸三次，毀屋二十多棟，幸無傷亡。連位於偏僻山野的柏溪分校也未能倖免。那天深夜，緊急警報的汽笛忽然大鳴，大家慌忙起床穿衣，奔出宿舍。外面一片漆黑，汽笛聲音淒厲，頭上機聲隆隆，大家踉踉跄跄，向後山防空洞跑去。此時天空忽然一亮，照明彈從天飄落，把黑夜照得有如白晝，如果炸彈隨之而下，同學遇難的當不在少，幸而機群掠空而過，有驚無險，挨過恐怖的

一夜。

## 搶書、搶座、搶飯

抗戰時期，到處充滿戰鬥精神，中大自然不會例外，可以在「三搶」上得到證明，三搶便是搶參考書，搶晚上自修座位和搶飯。

中大一年級新生要讀一些共同必修科目，班級大，人數多，而教授指定的參考書雖然圖書館還有不少，但做不到人手一冊，每天清早便有許多學生在圖書館門外排隊，到時門開，大家一湧而進，直奔書架，搶到一本，喜不自勝，向隅的人也不氣餒，反正次日還有機會。

柏溪無電，晚上的宿舍僅有數盞桐油燈照明，可供自修之用的教室則是一片漆黑。一到傍晚，工友便把汽油燈提到一間最大的教室，懸掛中央。在晚飯之前，同學各拿一本舊雜誌或者舊本子放在課桌上，表示此桌有主，不容他人侵佔。位置當以汽油燈下最好，早來者佔據中央，遲來者環繞外圍，這一不具形式的規矩，大家信守不渝，從無糾紛發生。晚上自修的時候，大家有如眾星拱月似的圍燈而坐，坐在外圍的同學，距燈已遠，燈光微弱，看書寫字，大受影響，因之下定決心，次日要早去佔據較好的座位，可是也無法過早，因為那時教授還在上課，一定要在無課之後，晚飯之前這一段時間去佔位置，時機略有差失往往叫人懊悔一天！

至於搶飯一事，雖不常有，一旦發生，那分熱烈緊張，爭先恐後的氣氛，令人畢生難忘。搶飯的發生還是由於心理因素，實際上不是飯已不夠，只要有人一叫：「飯桶快見底了！」大家就緊張起來，碗中的飯還沒吃完，馬上拿去再添，甚至拿起桌上已空的菜碗，裝上滿滿一碗米飯，留著慢慢享用。飯桶周圍，搶飯的人數愈來愈多，你推我擠，亂成一團。

我們的飯桶原是川人蒸飯之用，放米其中，放置灶上，隔水而蒸，蒸熟之後，抬進飯廳。桶是龐然大物，高可及腰，周圍可供三人合抱。有一次搶飯，一位女同學被後面一湧而上的人群推落桶中，引起驚叫，大家又羞又愧纔結束一幕鬧劇。

搶飯之事發生於柏溪分校的次數不少，可是大家遷到沙坪壩校本部之後便不大發生，也許受過中大教育一年以後，大家氣質有所改變，不再衝動妄爲了。

## 蚊蟲鼠三多最擾人

次言三多，那就是臭蟲多，蚊子多和老鼠多。

臭蟲素有重慶蟲的美名，由此可知重慶本是牠們的天下。中大學生宿舍都是上下兩層的木床，成爲臭蟲滋生的最佳場所。牠們晝伏夜出，橫行無阻。我們在夢中被其咬醒，伸手一抓，當即手到擒來，有人隨手一摔，丟到地上；也有人用兩個大拇指甲相對一

壓，令其斃命。然而臭蟲前仆後起，不斷來犯，令人難以安枕，睡眠因之不足，次日起來頭昏腦脹，無精打采，被咬之處出現紅腫，其癢無比，無論白天晚上，都叫人不得安寧。柏溪分校曾把學生宿舍的每一木床吊在大熱水池裡，把臭蟲燙死。木床抬回宿舍，雖有怪味，很不好聞，但臭蟲絕跡，大家一覺睡到天亮，纔體會到高枕無憂的滋味。

蚊子的爲害，雖然難與臭蟲相比，可是夜間使人不能安眠則是一樣，如果引起「打擺子」（川語，即瘧疾）箇中滋味，頗不好受。柏溪分校的外圍都是農田。種稻的不少，都是培養蚊子的溫床，沙坪壩校本部的附近雖無農田，卻有荒地野草，也是蚊子發源地。戰時學生宿舍，那有紗門紗窗，蚊子來去自如，無法驅散。對付的辦法只有掛起蚊帳，以作消極抵抗。可是戰區學生輾轉逃到後方，早就捉襟見肘，那有餘錢新購蚊帳，幸好校方體念及此，曾設蚊帳貸金，合乎規定的學生自行申請。此一蚊帳貸金正與膳食貸金一樣，貸方原無索回之心，借方也無償還之意，實與津貼或補助沒有不同。當時我便是受益者之一。

至於老鼠多本是四川的特點之一，「川耗子」之名，早就名聞天下。爲什麼出名？也許因爲四川老鼠又肥又壯，令人刮目相看。膽小如鼠四字也許不能在四川使用，因爲四川老鼠咬死貓兒的事情屢見不鮮，大家不以爲異。有人說過，有人的地方便有老鼠，

我們學生宿舍自不例外。夜裡常常聽見不少老鼠在地板往來奔竄，肆無忌憚，和臭蟲蚊子一樣擾人清夢，尤其糟糕的便是早晨起來，發現衣服或筆記被其咬破，令人頭疼。不過對付老鼠比較容易，如果不把食品帶回宿舍，尤其是大家常吃的磁器口的特產椒鹽花生，對老鼠極具吸引力，要吃便要吃光，不可留待次日再吃，採取「堅壁清野」的辦法，可以減輕鼠患。

### 八寶飯椒辣神仙肉

「賢者回也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也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」羅校長在一次講演中引用論語勉勵大家。我們不才，焉敢和古聖先賢相比，然而學生生活的艱苦堪與顏回處境，先後輝映。

抗戰初期，物價波動不大，膳食貸金可以使三餐維持相當標準，後來物價飛漲，貸金不能跟上，三餐的質和量便每下愈況，葷菜漸漸減少，終至不見，快到月底，如果膳食尚有剩餘使用來加菜，川人稱之為「打牙祭」，一到月初又恢復原狀。菜無油水，分量又少，飯下兩碗，菜碗已空，有些同學自備四川特產辣醬一瓶，帶進飯廳，以供佐餐。一位工學院同學，生財有道，借用講台一角，出售自做的紅燒豬肉，名為神仙肉，論塊出售，顧客絡繹不絕。自助助人，兩得其利。

那時大家所吃的飯素有八寶飯的美名，

實際上並無八寶而有動、植、礦三種物質。即米蟲，稗糠和沙石是也。這些東西不能隨飯下肚，不但粗糲，難以下嚥，還怕不能消化，引起毛病。非要先用筷子把牠們挑揀出來不可，折騰甚久，一口飯纔可進口。幼時常聽大人們說吃飯難，想不到如今還有新的解釋。

### 衣袖洞穿腳踏實地

吃飯雖然麻煩，仍可解饑，穿衣看似簡單，其實不然。中大新生進校都要新製草綠制服一套，深藍運動褲一件，名為制服，穿不穿它，悉聽尊便。如到冬天，仍穿這套制服，便可表示此人沒有棉衣禦寒，制服裡面，單衣一層又加一層，把身體包成爆竹一樣，幸好重慶無雪，也無嚴寒。數層單衣勉可抵抗寒氣。這套制服穿過一年兩年，褲子先破，便由藍色運動褲取而代之，上下不一致，顏色不調和，事非得已，原因便在別無衣服可穿。戰時重慶，皮鞋難得一見，同學都穿布鞋，穿不多久，鞋底有洞，仍然照穿，當事人往往以「腳踏實地」自嘲，要不然便改穿草鞋，倒也經濟方便。穿的襪子，前趾後跟都已穿洞，便以「空前絕後」名之，甚至乾脆不穿，反而省事。

大家衣履不周，縫縫補補，只要能夠蔽體，便心滿意足。想不到否極泰來，時來運轉。一九四三年美國援華物資中有批布匹送給學生，我們每人分得藏青「夾別丁」布料

一段，可供縫製一套新衣，大家稱之為羅斯福布，意思即在對於時任美國總統的羅斯福表示感謝。許多同學自從進校以來，第一次穿上新衣。

衣食問題勉強解決之後，沐浴問題繼之而來，要想徹底解決，也非易事。沙坪壩本部沒有浴室，冬天有多長，大家便多久沒有洗澡，一到夏天，不用再愁。盥洗室便是浴室，袒襦裸裎，冷水澆身，得除塵垢，盥洗室門窗洞開，行人對內一目了然。有天大家正在洗澡，忽傳蔣校長蒞校巡視，人人慌忙披上衣服，逃回宿舍。

### 廉售書物投稿補貼

然而真正嚴重而又難以解決的還是經濟來源斷絕的問題。戰區學生的老家已在水深火熱之中，自顧不暇，無力支援，那時尚無半工半讀的辦法，如何解決經濟問題，全靠自己。不少同學貼出「廉售」「出讓」的廣告，衣物、書本、樂器、用品，無所不有，其中當以中英文字典之類的工具書最易脫手。忍痛割愛，稍解燃眉之急。

經濟壓迫，各人的感受不盡相同，就我個人來說，無錢理髮，最是頭疼。想起周口店發掘出來的北京人，頭髮蓬鬆，不知理髮，倒也爽快，更沒想到二十多年之後，英國利物浦發跡的「披頭士」(Beatles)長髮披肩，蔚為風氣。在中大的時候，每隔一個多月，我非去理髮室一次不可，屆時囊空如洗

，如何是好？頭髮又名煩惱絲，我覺得一點不錯。如何開闢財源，使我苦思多日，終於想出投稿的一條路來。起初擔心寄出的文稿不被採用，刊登以後，稿費遲遲不來，又望眼欲穿。像新蜀報副刊主編姚蓬子，便不自動發出稿費，要我親自去討，來回車資對我而言為數不小，幸有川籍同學常去重慶市內，便託他順便面索。多少年後才知姚蓬子就是四人幫之一姚文元的父親，使我想到了其父必有其子的話。四年大學，筆耕所得，使我沒有成爲日後「披頭士」的先驅。

### 「泡茶館」逛「鴛鴦路」

抗戰時期，生活簡樸，娛樂很少，學生生活更是單調枯燥，柏溪是山村，沙坪壩是小鎮，連電影院也沒有，可是卻有四川風味的茶飯供人流連。有人每晚都去，樂在其中。一杯沱茶，所費有限，如要「玻璃」（意指開水）更是便宜。茶資付過。躺在竹榻上，消磨一個晚上。茶館不僅是喝茶的地方，還有其他用處，有人攤開書本，埋頭苦讀，便是自修之處；有人相約來此，大「擺龍門陣」（川語，聊天之意），便成社交場所；有人閉目沉思，不言不語，便是修心養性之地，茶客逗留多久，悉聽尊便，無人干涉，店主不時前來添水，不減慇懃。

雖說生活單調枯燥，但非人人感覺如此；沉浸在愛河中的情侶反而認爲這段日子最是甜蜜可愛。男女同學彼此愛慕，別人馬上

知道。在圖書館一定坐在一起，晚飯後的鴛鴦路上儂影雙雙。全校共有幾對，人人皆知。男生追求女生的趣事，時有所聞。有位男生收到江西家中寄來的兩套全新西裝和一件虎皮夾克，使他在追求一位女生時佔盡優勢。當許多教授都把南京帶來的西裝送到重慶拍賣行寄售，藉以貼補生活的時候，這位男生卻穿上嶄新的西裝，自然使人刮目相看。一天早上，他醒來發現掛在床頭的西裝已被妙手空空兒拿走，在失衣之後，繼以失戀，兩者是否具有關係，令人疑猜。還有一位名教授，中年喪偶，其女兒和她的女友同在他的班上聽課，後來女兒的同學變成女兒的繼母，成爲一時佳話。

沙坪壩距離重慶市區不遠，中大有部校車，每日來往兩地之間，市內的娛樂，中大師生得以分享。戰時美國電影銳減，娛樂市場便由話劇獨佔，成爲中國話劇史上的極盛時期。

著名的導演如田漢、陽翰笙、史東山等，編戲如曹禺、吳祖光、陳白塵等，演員如白楊、陶金、藍馬等，都屬一時之選。往往數個話劇同時演出，盛況空前。同學之中不乏戲迷，白天入市，晚上看戲，戲散以後，已無交通工具，便沿成渝公路，步行回校，走到校區，天邊已露曙光了。

從表面看來，同學們衣履不周，面色菜色，弱不經風，可是不鳴則已，一鳴驚人。重慶區大學國語、英語講演比賽，國語組冠

### 蜀山蜀水美景如畫

軍是中大工學院的一位男同學，英語組冠軍是中大文學院的一位女同學，雙料冠軍，前所未見。在重慶區大學聯合運動會中，各項冠軍幾乎都是中大學生的囊中之物，場邊啦啦隊高呼「中大，中大，又第一！」還有榮居全國籃球冠軍的「中企」隊，從昆明飛到重慶，和中大校隊舉行友誼比賽，各顯身手，難分高下，這些都是大家津津樂道的事情。

有人說過，要想讀書，莫如遠離塵寰。如果此言不錯，柏溪便是理想中的地方。無課的時候，不少同學走去校旁的田間水邊，手執一卷，神遊其中。有好幾次，有人聽到山澗那邊一位女郎用英語高喊培根的名句：Knowledge is power 反覆高喊，沒有變化。後來纔知山澗那邊人家，有女投考大學落第因而發瘋，對我們已經擠進大學之門的人不啻當頭棒喝，警惕之心，油然而生。

柏溪美景，可分水陸兩路。陸路由校區走向後山，一過柏溪小學便漸入佳境。山村靜謐，偶聞雞鳴狗吠，山外有山，一片蒼翠。

山中又多黃桷樹，樹下讀書，安然自得，倦時可以抬頭看白雲蒼狗，傾耳聽山風曼吟。水路便是走出校門，沿石板路而下，來到嘉陵江邊。冬天下午，尤其奇趣，霧幕初散，山光水色，都到眼前。載運柑橘的木船

飄流而過，橙黃的影子，倒映在碧綠的水中，構成一幅絕美的圖畫。

沙坪壩的江邊別具風情，一出校門，右轉便是人人皆知的鴛鴦路，晚飯過後，路上儷影雙雙，情話綿綿，就是隻身來到，也可

遊目騁懷。路在懸岩削壁之上，其下滿佈榛莽，遠望江水如帶，江邊鑿石聲和繙夫吆喝聲，隱約可聞。夕陽下山，暮靄四起，縷縷鄉愁，襲人而來。「日暮鄉關何處是？煙波江上使人愁！」反覆低吟，不能自己。

像這樣有山有水，如詩如畫，似夢似幻的校區，以後在大陸，在台灣，以及在美國都未再見。我們何幸，能在那裡度過四年，成爲此生最可追憶的日子。  
如果時光倒流，我願重溫舊夢。

# 中 外 名 人 傳 稿 約

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，自三三八期起增闢「中外名人傳」專欄，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，歡迎國內外讀者惠賜大作，稿約如下：

①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，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爲限。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、出生地、生卒年月、重要學經歷、主要事功及成就、著述、特殊事跡、文字力求簡潔流暢，以通俗易解之白話文爲限，對傳主直稱其名，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、稱老、稱先生、不空格、不抬頭，以突破時空限制。

②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，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。

③「中外名人傳」以現代人物對世界、人類社會有貢獻、有影響者爲限，不論在朝在野，各行各業，均所歡迎，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，以便查對考正。摘錄他人著作、推荐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。

④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

⑤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「中外名人傳」編輯部收。